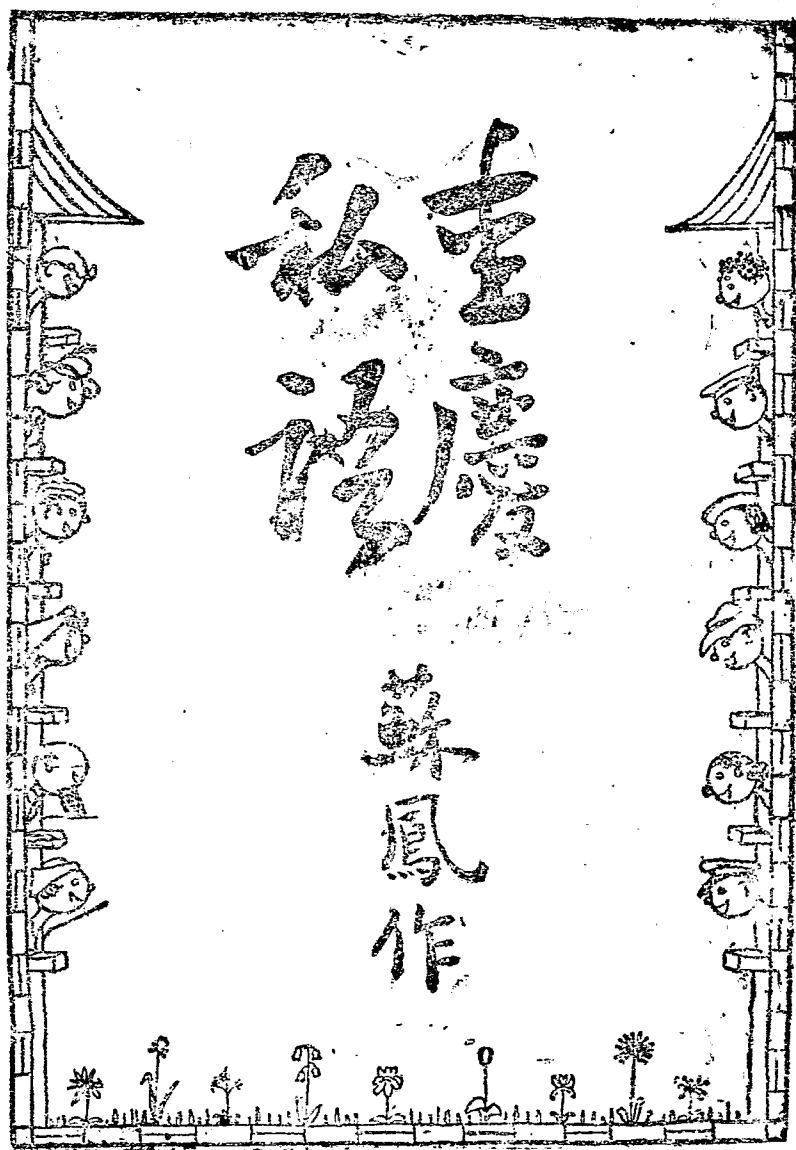


重慶
私語

蘇鳳作



MG
I266
315
4

劉以鬯主編

熊貓叢書

2

重慶私語

姚蘇鳳著

熊貓社

版



3 2173 7630 4

上輯

重慶私語

共二十八卷

自記

已經有十六個年頭了，我的手裏一直有一張報紙。如我寄身於我的家庭，我亦專心於這個事業。儘管勞苦，貧窮，而且常常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我却終於樂此不疲。如果有人問我「爲什麼」，我會回答他說「我願意，因爲我至少可以有一點別人所不容易的滿足。」

這一點「滿足」是什麼呢？說起來是自私得可笑的：「就在這些報紙上，我能够經常地而且迅速地發表我自己的意見，對不對和好不好是另外的問題，可是每天總有許多讀者讀過了它——有人同意，我自己當然值得高興；而如果有人不同意，我也可以由此反證這些意見之並未全被漠視。」——當今之世，有人要在報紙上發表意見（常常是宏文與高論）時會得輾轉請託，殷勤懇求，甚至於請吃飯，送禮物，而我竟能有特殊的便利，數小時以前寫下來的小東西，就能於數小時以後公佈在讀報者的眼前，這豈不是可驕傲的一件事？

於是，在上海時，我每天在我的報紙上，寫了我的「上海絮語」，在香港時寫



(南)

了「香港閑評」，在桂林寫了「桂林獨白」；而來了重慶以後，又寫了「重慶私語」。

這些，被當作什麼「文章」是可以慚愧的；不過，我也不願意爲了「應該謙虛」而把自己把它們完全抹煞。我相信，在過去的十六年內，或多或少地讀過我這些小東西的人一定可以給我一個公正的評語；而如果由我自己來「自我批判」呢，我也敢於這樣放肆地說：「我常常是憤世嫉俗的。」

記得「重慶私語」在重慶新民報上發刊的第一天，我曾寫一歪詩以代序言：

「三年閑話憶香港，五月獨白思桂林，攜筆今向重慶來，重彈舊調發餘音。願君聽之如繡戲，嬉笑怒罵莫關心，憐我好事成結習，不惜黃鶴與焚琴。」

「焚鶴焚琴」是向來被認爲「殺風景事」的。而我的「私語」之終於「繡筆」自然是可以預料的事。不過，無論如何，在短短的半年之間，它在新民報上之曾經成爲若干讀者所注意的一個 Column 却是一個無須諱言的事實。儘管也有人說它「無聊」，也有人說它「舞文弄墨」，甚至於還有人當它只是一些「笑話」或一種「報紙上的「消遣文字」；但我自己却實在是在這些瑣瑣裏消耗了不少的思維，投入

了不少的感情，並且獻呈了不少的真實的意見的，這是不是「自我宣傳」呢？你不妨罵我「不識羞」，但我決不承認我自己不老實。

集合在這裏的已經不是發表在新民報上的全文了。我審慎地刪去了許多三分之二的材料：一部份是太有時間性的，因為如今時過境遷，可以無須保留；一部份是太刺激的，因為我今年已經四十歲，不免多懂了一點人情世故；又一部份是彷彿真有點「無聊」的，因為寫的時候祇有浮光掠影，過後一讀就自己覺得淺薄和愚昧了。

感謝新民報主人陳銘德兄的予我以紙上的「采邑」；感謝新民報許多同伴的給我以「內舉不避」的喝采；感謝同情我或討厭我的讀者們的始終不曾無視於這些小東西的存在；更感謝明知無利可圖而急於給我印出這一本小冊子來的「能鋪紙」的同人。

姚蘇風

破壞與建設

從事實看來：人們掃除一個蛛網似乎比較蜘蛛結一個網還要困難得多。

讀書人面子

讀書人究竟還是有點「面子」的。

——讀書人雖然很少出路，而發了財的商人，農人與工人，畢竟還要把他們的兒女送去讀書。

沒有辦法時

男人沒有辦法時，即使最親近的女人也會離開他；
女人沒有辦法時，即使最生疏的男人也會親近她。

咖啡與紅茶

「這許多人，竟重故舊，昨而相親很好的紅茶時，在社會間，更複雜的事物上，自然該「是非不明」了。」

●收容破襪子

「路上有棄嬰，無人收容。」

而昨天，我把一雙破襪子丟在窗外，一分鐘後就被人「收容」了去。

金鐲代用品

我懷裏，許多非常精緻的手錶，帶在某二部份女性的手上，究竟有無「時間的感覺」？

——那其實是一隻「木然的金手鐲」的代用品而已。

寡不能敵衆

「諸君和諸徒太多了。」

而該賊令却少得祇有一個。

竊犯的處置

有人說：「竊犯不應送法院。因刑期既滿釋放後，他們勢必依舊去幹老本行。」
我說：「不妨！待他們去幹老本行時，再送法院再入獄可也。」

可怕的詛咒

我深信：如今詛咒一個人比一次必需延醫打針服藥的病，比較詛咒他死亡還要可怕。

消磨時間法

很多人都感到打發時間的不容易——一個人過分空閑了的確比太忙還要難過。
我發明了一種很不錯的消磨時間的方法（可惜不能全年地適用）。

這個方法是：拍一蒼蠅，勿令其死，身去其翼足之一部份，然後攜赴庭中，覓一蟻而告之。於是，你可以等候蟻軍之到隊而來，這熱鬧的奔馳之蟻，以及最後的蟻軍凱旋——這是一場「無窮的悲劇」，牠們終極不下於釣魚。

——如果你因為沒有事做，而壽命去消磨工作，那麼它够正確而有趣？

工作與餘年

某學者說：「人生如夢，夢中事，何必苦惱？」

一個月薪五百五十元的「高才生」，在「夢中」，如果以他的薪水來累積的話，他得辛苦地工作一千六百六十六年又八個月之久（按即自晉惠帝永安元年工作至現在）。

街頭的視線

「他先生跟一位裝束入時的太太漫步街頭，迎面走來一位頗為健美的小姐。」

我欣賞了一場無言的戲劇：——那位太太在欣賞着一家百貨商店的大櫥窗裏的

陳殯品。那位小姐則在欣賞着那位太太身上的新樣的大衣，而那位先生却在欣賞着那位小姐的豐腴的姿態。

——我想：「一個家庭的悲劇乃至一個社會的悲劇大多起因於此。」

校車的主人

請某校「校車」下鄉。車中遇該校之李教授。

閒談中談起了這一輛車，我乃發現了一個不易索解的事實：

——原來這輛校車的真正的主人既不是那個學校，也不是那個學校的校長或教員或學生，而是住在那個學校附近的一家碾米廠的幾個小夥計。

在都郵街頭

當一塊毛巾，或者一隻熱水瓶，也可以裝飾了都郵街頭的一華貴一時，我時常驚奇於人們的如是貪婪而又如是容易滿足。

結婚的新義

一個男人說：

「結婚是一種戰後計劃。」

廢物新利用

奶粉價昂，該我聽聞。

但我旋即發現了一個好結果。因為，從此以後，一部份「母乳」將能為養育
的理由而被「廢物利用」了。

當頭髮被禁止後，燙髮機器已成為「廢物」。

但這種廢物之新的利用的方法立即流行；那就是，仍用以燙髮。

常常笑的人

一個人的生活中間的最有興味的事情不外是「不道德的」，「違法的」，「整一整」，「度最惡的」那些事情。

因之，我可以理解那些常常笑謔的人了。

一個與很多

假使這裏發現了一個違法的人。
這裏一定可以有很多違法的人了。

孩子的問題

國立某大學向八十名女學生測驗：「願意有幾個孩子」。結果：不願有者一人，願有十個者一人，最多的是願有兩個者，共三十八人。

——我評之曰：客稱不願有者，一定是一個老實得不會扯謊的小姐；客稱願有十個者，一定是一個頑皮得不知輕重的小姐；客稱願有兩個或三個或四五個者，則一定是許多憤慨於美滿的家庭生活的「候選的太太」。

居住的問題

某一個人有一塊別人家的田地。

某一個人有一架寫字台。

某一個人有一張活動的床。

某一個人有若干分之一間的宿舍。

某一個人有一個臥室。

某一個人有一個家。

某一個人有許多家。

日記冊題詞

當一個朋友送給一位小姐以一本新的日記冊時，我在上面題了一行字：

「我不相信你能夠用這冊來寫滿這三百六十五天的空白篇幅。」

爲橋柑不平

當我平日的...

重慶報。二二

當這要緊之時候，不干他事，却是甚麼？

它們實在是可以「力爭上游」的。

的意思是：如果把每一隻橘柑包上一張玻璃紙，印上幾個洋文，而不再雜是

「油條」亦然。

富貴成同鄉

即使是一個小小的同鄉會的組織，其中亦大有「處世之道」。

古人說：「富貴而歸故鄉」。

現在我說：「富貴而成同鄉」。

許多女性的問題則是：如何「精選」一個丈夫？

教授之友人

雜誌：「東大某教授產一女公子，因無力撫養，不久即送給其友。」

——雜誌推論曰：「此教授之友，其爲一未嘗學問之人幸而不爲教授養子。」

裝飾的設計

我不會「做生意」，却想開一「設計公司」，專門爲「暴發戶」服務。

現代有不少暴發戶，頗能花錢。但我總覺得，他們化錢化得不甚「有效」。爲我「以服務爲目的」，願爲他們設計。

譬如，我將限於「裝飾」這一部門，包括裝飾他們的身體，裝飾他們的太太，太太，小姐，少爺，乃至小寶貴——其目的在掩蔽他們（和她們）的身上所顯露地表現出來的那種「暴發戶氣」。

然而，我發現着我的必然失敗了。因爲，我明白，我縱能成功於一切的裝飾（一

（我）：『這是我在市場上買的一顆雞蛋。』

『平頭雞的蛋。』

（我）：『平頭雞蛋已經絕跡於市場。』

（我）：『平頭雞蛋已經絕跡於市場。』

（我）：『我這有一平頭雞的蛋。』

幻想的宏願

據說，蘇萊曼皇帝十九是女性的。

於是，我幻變身一個「宏願」，假如我是一個千萬富翁（*Millionaire*）

不是「錢」，我將建造一座宏願，宏願的宏願，宏願的宏願，宏願的宏願。

（我）：『我這有一平頭雞的蛋。』

（我）：『我這有一平頭雞的蛋。』

（我）：『我這有一平頭雞的蛋。』

補品的意義

當滋補的藥品如是暢銷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那些人們是已經如何耗損過他們的身體的了。

獻給長官們

客機關的首長不妨從美國大製片家奧爾斯頓那裏學一兩句新話。

衛爾斯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有一件公事，必要在一個月內辦妥，則最好的方法是把這一件公事交給一位已經懷孕了七個月的女職員去辦——因為，她決不會忘記她的分娩的時期，則在她告諸『生產假』以前，她自然會把那件公事如期辦妥。」

米店主之夢

米店店主入請我「詳夢」。

夢見我

總算一個身穿青衫衣冠的文人向他拜禮。

我恍然曰：「此必陶潛先生也！你趕快送他五斗米罷！」

空閑的男人

羅斯福夫人訪問英國時，曾告英后謂：「在英國未發見任何女性純以交際爲事。」而英后則答稱：「此因英國已無與女性談交際之空閑的男人矣。」

從這對話可以得一結論：「交際花之所以多，乃因空閑的男人更多之故。」

「移風易俗之道，其在男人之無閑乎？」

港人與港脚

忽病「香港脚」，求醫後，得藥兩種：一粉紅色，一雪白色，狀如女性恩物之化粧香品。晨夕親自塗抹，頗感麻煩。

因此，我乃聯想到許多香港化的小姐太太們的化妝之同樣的不易。

想且粗觀明白：「香港脚」的麻煩是一種痛苦；而「香港人」的麻煩則是一種

更樂。

聽演講妙法

我常常被邀去聽演講。有時我全聽，有時我全不聽，有時我局部的「選擇」。

「選擇」之法在於一邊閉目養神而一邊注意他人鼓掌之聲。

——因為，在他人鼓掌時，必是那一段講得特別好（值得你聽了）或是講到時候已經講完了（可以不必坐在這裏了）。

母豬之芳名

某君家養數豬（在我寫此故事時，養豬不但非賤業，而且非平凡之事也）。母豬甚肥，為取名曰「寶貝」。

某考據家曰：「此蓋遂樓記中隋煬帝寵姬之芳名也。」

可貶亦可褒

重慶雜語。一也。

「大學生在外兼職」，頗為罕聞。想起來，的確「不甚得體」。但是，這同一事件，如果就寫作「公務員一邊工作一邊讀書」，豈不更可殺乎？

坐船回上海

胡蝶女士剛到重慶時，對我笑著說：「最後勝利到來的時候，我們一塊兒坐船回上海去。」

「我預言：『坐船的是我！』」胡蝶女士，則會有無數飛騰可坐。

為什麼而忙

介紹一向平常的問題和一個不平常的答覆。

「你很忙？」

「是的！因為我一天到晚沒有什麼事！」

訪友之捷徑

一種朋友，到他辦公的地方去找他最容易；

又一種朋友，到他公館去找他最容易；

第三種朋友，到他常去的某茶室或某俱樂部去找他最容易；

——而另外還有一種朋友，則以「不去找他」為最容易。

麻雀牌教訓

諾爾爵士對英國人說：「假使我們能够打高爾夫球的基準定理應用在我們同盟國的聯繫上，我們是不會有什麼錯誤的了。」

——在這裏，我說：「假使我們能够把打麻雀牌的基本技術和奮鬥精神應用在我們的一切工作的處理上，我們是不會有什麼錯誤的了。」

母親的矛盾

可以把孩子當做「寶貝」的母親，總會把孩子交給一個陌生的奶媽，
去聽他孩子當做「痛苦的負擔」的母親，總會把孩子交給自己。

裏不自今日始，不吃自己的母親的乳液的孩子總是「得天獨厚」的了！

同情之訓練

華國有一家著名的小學校，用着一個新穎的方法來訓練小學生們的「同情的修養」。

每一箇月中，有三個特殊的日子：一天是「盲日」，全校學生皆以巾蔽目；一天是「聾日」，不准說話；又一天是「跛足日」，不准自由行動。但是，在這三天，原來規定的各種工作仍須照常地做，這就需要充分的互助與合作。而即因此，小學生們都自然地明白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的需要，也都知道同情別人是一種美德了。現在，我把這方法介紹給重慶的成人們。

——某先生曰：「我將請病假三天。」

化妝術概論

對於流行的化妝術，可一言以蔽之曰：

「讓我也跟別人一樣。」

賀年片節約

戰時，賀年片之應該廢除是毫無問題的。

去年底，我接到了一個朋友寄來的一份「印刷品」，一張很華貴的硬紙上面精

緻地印着兩行「標語」：

「戰時節約，恕不賀年。」

參加兩茶會

最近，我曾參加了兩次「茶會」：

一次，在一位美國太太的家裏，主人讓客以中國的紅茶。

又一次，在一位同鄉人的家裏，主人讓客以咖啡。

廢娼之主道

道樂的開放，太太們一時是躍有戒心的。

但娼妓之當廢是理論，娼妓之不易廢是事實。

——若言廢娼之道，主要地，我以為，惟有使不能不爲娼妓者人人能爲衣食無虞之太太小姐耳。

那一群小姐

瑪蘭麥克琪 (Mary McGee) 在 NBC 的播音節目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說話，

請爲介紹——

「大家都知道，一個世界是集合了各種人類而造成的。但是，那一羣小姐啊，她們都應該走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做一個屬於她們自己的人類的了！」

吐痰三等

吐痰之人，可分三等：

第一等人，吐痰於痰盂之附近。

第二等人，吐痰於無人注意之機；

第三等人，任何地方都是他的大痰盂。

——吐痰而次蓋者，如非「巧遇」，即為「超人」。

風化的問題

一個城市之內，如果沒有特別為青年情侶所愛好的一條清幽的林蔭路或一個幽深的公園的話，這一個城市裏的「風化問題」勢必大為嚴重了。

人有異嗜為

當一酒舖有橘子味的糖水（別人也呼它為「菓子露」，且亦以「純粹」為其廣告）的價格昂貴於十幾新洋的橘子的時候，我無論如何想不出人們為什麼還會去買它。

——倘因選購藉此獲橘子幾值錢之故？

看燈而有感

燈節，看提燈會在鬧市中行進。

憶我童年：憶我手中亦曾有燈；憶我亦曾參加提燈會之行列。然而，自從我的童年隨着我自己手中的燈而變得陳舊與渺杳之後，今日的我遂不幸而僅爲一漠漠的看燈人。

——自怨曰：「可憐三十年辛勞，不提燈而提筆！」

何患乎警報

空襲警報決不會永遠響下去。

從一個戰爭的開始到結束，它經過一次就少了一次。

領導群眾法

無意中發現了「領導羣衆」之妙法。

一天，我的一位朋友走在路上，朋友已他的辦公地點（那是處在遙遠的一個山上的）指點給我，我站住了。一邊抬頭遠望，又一邊聽朋友講話。正在這時候，我的身邊竟有一位不相識的人跟著我做了同樣的姿態！——同樣站住，同樣抬頭望，同樣注意於我那朋友的指點和談話。

——也許我在當時並未發生興趣。但我敢於担保，發生興趣的人却正絡繹而來，站著，望著，聽著，比我關心得多……

酒的最好處

飲酒的最大好處，在於飲了它以後可以假裝大醉。

一位女朋友

我有一個很可意的「女朋友」，我很愛她。

她看見我時，總是要我去買糖果，（老老實實的說出來，決不用暗示的方法），如果我不答應她，她會立即放聲大哭——她決不容氣也從無禮貌。

雖終於脂粉從不發生興趣，可是有一天，她會要與我同行在壁上的那一頭壁虎捉下來給牠。——她常有這種屬於她自己的興趣與需要，不是爲了別人的興趣與別人的需要。

她從不羞澀，她不認識一切所謂 High Society 的規矩：她天真得有如一條小小的溪流：她表示決不虛偽的熱情，她不會妬忌更不會閃爍得捉摸不定。

——她今年纔九歲。更有聲的是她的媽媽給她翻了一綑好名字——叫做「真真」。

日曆無銷路

「各文具店中，日曆存貨甚多。」——這是重慶新年市況報導之一，桂林亦有此現象。

我可以想像其原因——

其一：大多數人已無沒有一塊可以懸掛日曆的牆壁或一張可以安放日曆的寫字

無日曆

其二，大多數人已經覺得日月的轉移可以不需要計較；因為這一天和那一天，昨天和明天，今天和後天，天淵懸殊分別。

(三) 愛迪生之詩

發明電燈的富愛迪生先生來遊雲廬。其寓居之處固有電燈，但時而停電，時而

忽然不如油燈。

愛氏呼僕而至，於燈台中指示燈室中之電燈泡而問之曰：「這個怪東西難道就是我所發明的電燈麼？」

同鳥與僕祖

僕使我有一個小國，國中有幾座大樹……

僕使有幾頭飛鳥飛來棲息於那些樹上……

「我將考慮，我如何能向他們索取房租，而且預先徵收一筆巨額的押金。」

是不是三間

是不是有人會製建細如火柴的香煙？

是不是有國會把原來的一個蛋分開生成四個或八個甚至十六個小型的蛋？
是不是有國王國會得建造在算盤珠的孔隙之內？

人情與電爐

人情有如一電爐。

——你得化錢去買它回來；你得供給它以電流，繼而，似得有一間原來相當舒適的屋子。

煙商

一個美國朋友送給我一包 Old Gold (一種美國紙煙)，久別重逢，乃知「老友」亦已穿上戰時之新裝——蓋其紙壳之背面在戰後即增印有簡明勸人之標語：(題為「自由」)，茲譯錄如後——

我們的傳統的光榮永遠是自由。

我們不能夠被迫而放棄它；

我們的兵士必能護衛那種傳統的光榮。

假如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各盡本分地去保全它。

既而入市，在紙煙攤上見有我國之新出品一種，讀其紙壳上僅有之文字附錄：

Miss Buterfly Hu J.

字典淪陷了

親友們陸續自海上奔歸祖國。

沒有一位太太不帶着她們的化妝品；

沒有一位先生帶着他們的字典。

戀愛之新計

朱光潛教授主張：戀愛應該是「愛」到的，不可去「謀」。

我覺得：「遇」如守株待兔，「謀」如緣木求魚——倘使爽快地說來，「靜」與「動」有寶兔與魚者，不如出善價而得之！」

憂鬱的爸爸

一個朋友的孩子害了傷寒症，我去探問。

只見朋友的臉上堆着蕭蕭的憂鬱。

「令郎的病很危險麼？但是，你也不必這樣憂慮！」我說。

「倒不是爲了這……」朋友說，「告訴你，我所憂慮的只是我的妻子的肚裏又有一個孩子了。」

現實的廣告

願想刊一廣告，徵求好夢。

擬稿曰：「茲因生活艱難，且無聊，欲徵求好夢一個，每夜工作二小時，以能製造美國風景或古代埃及諸國者爲合格。應徵者請寄「理想世界」一稿以試。」

辭選。後見與游雜商入請勿嘗試。」

龜兔新競走

每一個人（除了發財財者）都在參加一個「競走」。

我的意思是指着一個古老的傳言裏的「龜兔競走」。

「龜」是無休止地勤勞地走着的；然而，這個年頭兒的「兔」，偏不肯輪賴在路中打一個盹。

於是，「兔」越走越遠，而勤勞的「龜」則力追不及。

六角形月餅

中秋前，月餅上市，花式繁多，竟有六角形者。

這是月餅的革新；而月亮其將自慊於「守舊」乎？

——幸而，愛月亮的人還不會因為月亮的並不能變六角形而棄之如遺耳。

嗜糖者新奇

糖！各種水果之仍有甜味，而我乃久不得糖也！

同名之異地

在美國，Sing Sing 是一個著名的大監獄，

在重慶，Sing Sing 是一個著名的社交場合。

「我想，在美國的 Sing Sing 獄中的囚徒是不乏高貴的人們；而在重慶 Sing Sing 座上的高貴的貴族亦不乏犯罪的人們。」

拳鬥的看法

讀廣告，得妙句曰：「武散下鄉之前，請看兩拳鬥。」

想來，這正是標準的中國人的「看」法！

最近看到一份美國雜誌，上面有一段記載說：「在美國的遠征軍中，拳鬥是最普遍的運動，因為它是一種最有效的訓練……」

然而，如果我們的拳鬥廣告上竟也寫了「應徵入伍之前，請學兩拳鬥」，真

「三書無不可賣」

偶遊米亭子，於舊書肆中見有某巨公逝世後之「哀思錄」一冊，其中集刊摺疊鏡聯，「洋洋大觀」。視其標價，竟值一百元。

同行者笑曰：「此書豈有人買？」

我想告訴他說：「當今之書，不能讀者雖多，不能賣者却少！」

廚房何在？

如果還有人要主張「婦女回到廚房裏去」的話。

我的太太將會告訴他說：「請你先給我蓋一間廚房吧！」

「『肉食者鄙』，我相信這正是『肉食者』的主張！」

太太的不是

當墨萊墨尼忽然把他的愛搭齊亞諾的外格之職撤去了的那一個消息傳到這裏來的時候！

某太太曰：「奇怪，艾羅一齊亞諾的太太」爲什麼不能到她爸爸面前說幾句話

我佛之三問

我佛有耳亦有目，但不甚聞見塵世姍色。

一日，佛來人間，見善男信女肩山進香，叩頭如搗蒜，吟經如嚼肉。

佛忽有問曰：「此何喜耶？此何聲耶？此何人耶？」

男人的節日

「三八」是特定的「婦女節」。

又問：何以無「男人節」？

答曰：「每一」天都是。

何處可小便

曾經看見過許多浴室中都有下面這一條「通告」：「請勿在浴室盆中小便」

「我」不能不相信，「應在何處小便」的問題也是一種常識以外的教育材料。

珍禽與奇獸

在豬肉成爲珍奇的那些日子，忽然在一家影院中看到了迪斯耐的「三小豬」卡通畫片（Three Little Pigs）。

歸而爲一篇文如後：

「古籍中不乏寫述「珍禽奇獸」者，殆如華爾德迪斯耐氏所作卡通畫中之一「可愛的小豬」。

在迪斯氏所創造的「世界」中，我最歡喜他的「三小豬」——牠們是變更了豬的歷史，表現了豬的靈騷，而且彷彿是預示了豬的光輝的前途的。

在童話中，鸚鵡最久已改稱「公主」，而豬先生則向來被譽為「蠢物」之代表。幸有迪氏之「高瞻遠矚」，終使小豬亦成「奇獸」——人可愛之，敬之，固非意料外事也。

家事之多變

世事多變，家事亦多變。

三十年來，艱辛勞瘁，然從未預聞廚下瑣事。近日「每湯愈下」：煮菜無油，需我張羅，調味無糖，需我奔走，舉炊無煤，亦需我設法——室家之累，令我頭暈。

——預料若干日後，我才將盡而我事更忙。

我福薄如此

星期日，雨下不止。所居陋室益懷寂不耐坐息：木凳硬如石塊，泥地溼可種花，空氣中彷彿有「毛毛雨」，並室外之鷄鳴犬吠亦似充溢悲劇之情調。

「！樓南岸某人家，有一溫暖之客室，其中且有一『至爲名貴之客座』（彷彿想起它的名字叫做『沙發』），因攜雨具渡江，欲僦坐兩三小時以爲『假日之享受』。

既抵友家，則此沙發之「中座客」已滿，「待填」久之，終無我容身之地，竊具嘆息曰：「禍患如此！禍患如此！」

朋友的喬遷

朋友說：「我今天搬家」。

我送他一籃花瓶。

他說：「不單沒有用處，而且沒有多餘的地方可以容納這一只花瓶」。

我怪他說話沒有分寸。

既而知道，他的所謂「搬家」不過是從一隻兩人合睡的床上搬了一隻一人獨睡的床上。

買鷄重女權

三十二年三月，重慶市商業同業公會對雞的市價曾作新的議定：

「肥母雞每斤十八元，肥公雞每斤十七元五角；瘦母雞每斤十七元；瘦公雞每斤十六元。」

——可見「雞的世界」中「女權」高於「男權」！按：「權」字本可解作「秤」。

搬家後記事

當購得大批大批「入市」之時，我的家被迫而遷移於市外。

搬一次家，如今的費用超過了十年前我的結婚的費用。

新居是半間竹屋，第一晚跟我「婆娘」的一隻或幾隻大老鼠。

若曉上為掛日燈而釘了一只鐵釘，想不到隔牆有人，大聲呼曰：「不得了！不得了！」

聽進上如有水浮出，可證明此間泥土之肥沃。將來大可在其下種幾棵青菜。——這就是我的家，我頗羨慕無家之人了。

睡臥的新感

他說：「睡覺是爲疲倦了而去睡。一個溫暖的床，是生活中間的不可少的樂圖；而現在，是因爲不得不睡覺了而去睡覺；有時竟會感到『睡覺得更疲倦』。『睡覺硬板床正是我生活中間的『痛苦』的嘲笑。』」

(一)

爲什麼要有風呢？

爲什麼要有露水呢？

爲什麼有人要睡地，大小便呢？

否則，我寧願睡在屋外的空地上！

(二)

比之還帶一點自己的床的，我已倦了。

比之睡在自己的床上而可以不看別人的床的，更悲哀了。

重慶歌集·三九

四〇

未來派廣告

(一)

茲有白蠟八兩出售，有意者請電某某號某宅接洽。

(二)

茲欲徵求佳屋半間，但須附有寬大之緒室及書室，願出重價。

(三)

連史紙繪印賬簿一本，爲清代祖遺之物，收藏家注意。

(四)

本號品，凡購買本號貨品一萬元以上者，一贈送贈綉花針一支，請勿失此良機。

(五)

茲欲聘一老媽子，待遇如母親之例，担任工作甚簡，供給食宿俱佳。

(六)

大批舊報紙（並非一種即爛之土報紙，乃係舶來品之新聞紙，且內有京滬漢各處著名之報紙）出售，每兩售洋十元，可供貧族家庭裝飾之用。

牧豬者家事

母豬懷孕，牧豬人害之；
牧豬人之妻懷孕，牧豬人未嘗不愛思如孺也。

如是的悲劇

幾次去看平劇，總見到不少的「小白臉」的孩童（我不是說任何一個座上客，稱爲帶進來的「小齣兒們」）他們沒有學的位置，而且常常受到劇場執事者的騷擾，但他們毫不氣怒亦毫不退讓，從他們的面部神情上不難看出他們的「熱誠」與「興趣」，使我相信他們對於舞台上所演唱的食藝已經超越了「享受的境界」而進入於「學習的園地」。

不錯，我想起他們的年齡來了：他們應該是正在「學齡」的孩童！

然而，他們為什麼不在學校裏呢？他們為什麼要被學生害死或大面小丑所教育呢？他們為什麼能夠「玉堂春」或「連環套」發生興趣而不被安放在現代世界的他們應該懂得的知識的圈子裏呢？

——於是，我感動於他們的「如愚的動舉」，我憂傷於我們這附兒竟世界的「如是的悲劇」。

記賬與付賬

自從不必計算也不需計算幾元幾角幾分的繁複的數字以後，記賬是「便利」得多了。然而付賬却反而困難得多了。

人與人之間

以理論言：如果買了一張獎券，則其他的人買了獎券的人固然都是我的「敵人」。同樣凡是買了一張獎券的人亦必視我為他的「敵人」。幸而大家在這上面總算還「不認真」；因之，在許多獎券持有人的中間，還不致互有敵意。此亦一難得之好現象矣。

求學的起點

美國人發表過一個統計，說求學的地點最多是在汽車裏。
而在這裏，求學的地點應該是在什麼地方呢？

銀海的古文

聖子今日書肆里之不足，「不通的刊物」，不免想到幾千百年後也許有人還會當它叫做「很好的古文」吧？

手房屋自私性

玻璃窗不用玻璃，而為手房屋的人可以看見外面，玻璃之有用於房屋，期為了不能外面的以得見面。

人房是人造，而人是自然的。

洗臉經濟法

毛巾太貴，而且原料越來越壞。

經濟之法，洗臉用手，洗後立太陽下五分氣乾。

無店之商人

據正式之統計，重慶一地，有四十萬人商經。有錢的是商店，窮的數目却是一十幾萬家。

算來，每家商店裏的商人，平均不到兩個。

我明白，「不開店的商人」之衆多了。

觀人之妙術

美國喬治亞州前州長羅克氏，應一個朋友一同上辦公室去，有許多訪客早已在

候在客室裏了。當福克經過時，他顯得很高興地跟他們講了一個「笑話」——一個又老又熟而且一點不可笑的笑話。講完以後，他才走進辦公室。

那朋友對他說：「你今天有點失態。這種老笑話簡直不成話說！」

福克回答道：「然而，我已經因此偵察出這些客人們的用意了。其中有三個，顯然是有求於我而來的！」

「爲了我注意到這三個人在聽我談話這一個不可笑的笑話時偏會大笑不已！」福克解釋着。

——此輩觀人之妙術也。可供各賢參看。

被擠後所想

我寧願獨坐在一隻南瓜上，
不願擠坐在一隻天鵝墊子的沙發裏。

愛深夜之故

重慶私語。四五

我愛白晝，因為人是在白晝工作的；

然而我更愛深夜，因為灰塵是到了深夜才去「睡眠」的。

女人所製造

據統計，英國作機用的坦克車有百分之六十是女人所製造的。

於是，讓我問問我們的女人——自然，我不問到「坦克車」那種「可怕」的東西的！我所要問的是：

「有多少玩的東西，享受的東西，是為你們製造的？」

兒童節抒感

記得我也有過自己的兒童時代。

那時候，雖然沒有什麼「兒童節」；但是，據我所知，我們的「上一代」的大人——對於我們這些「下一代的兒童」却也無不有甚高的期許。我就屢次聽到「兒童是未來世界的主人」，「兒童是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新的力量」之類的說話。於是當

那些大人們輕聲地嘆了口氣，說道一聲「我老矣，無能爲也矣」之後，隨着就可以把一切希望。一切幻想，以至一切責任很樂觀地向他們「下一代的兒童」身上推。

即使我自己，也未嘗不「自視甚高。」在學校裏，屢次向國文教師呈供了「我的希望」，「我的志願」之類的「大文章」；我也彷彿曾經自詡爲「未來世界的主人」，彷彿曾經相信自己能够「做大事，立大業……」

然而，時間是無情的。我的「兒童時代」轉眼便成空虛之陳跡。我的「上一代的太人」所期許着的一切以及我自己所希望着的一切全都無從「兌現」，沒有着落——我慚愧！我感傷！我茫然地不敢再想起過去！

「不過，我至少也學得了一個『乖』」；如今，我自己也就變爲「上一代的大人」了，我自然也有了對於「下一代的兒童」的發言權了。於是，在兒童節日，我就可以學學我的「上一代的大人」，喊上幾聲「兒童是未來世界的主人」，「兒童是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力量」，然後自己再說一聲「我老矣」，然後「照例」也把一切希望一切幻想以至一切責任很樂觀地向下一代的兒童「身上一推」。

演劇的定義

魯災：籌賑演劇

豫災：籌賑演劇

皖災：籌賑演劇

「！將來辭典上說：『演劇，是甲地發生災荒後乙地的慈善家們的一種同情的活動。』」

商標的來歷

如果以「飛機」為牌號的一種商品暢銷了！

則聰明的「競爭家」的第一個方法乃是製造一種類似的商品而名之為「飛機牌」或「飛龍牌」，甚至諸聲的「飛鵝牌」或「肥鵝牌」。

哈哈鏡流行

歷史以來，哈哈鏡代表了幾多的「正直無私」啊？

一座哈哈鏡是它自己的嘲笑；無數的哈哈鏡却能做到「衆議」，「公論」，甚至「定評」。

哈哈鏡於是流行：

愛飾譎詭落落的滑稽場，如今乃裝滿了正直的社會，裝滿了正直人的眼睛。

火警是什麼

目睹了兩次火警之展開。

——我的結論是：「火警是大多數人所欣賞而少數人所苦幹的一種運動。」

認真的手續

在一個辦事很認真的機關中，有一個新來的女職員，她的近視程度很深，忽然在辦公室內打碎了她的眼鏡。

她立即去請求她的上級的主任，可否許她暫時離開辦公室，以便到馬路對面的一家眼鏡舖子裏面去配製一副新的鏡片。一說是只需要十分鐘的事情，我將立刻回來。她這樣說。

上級的主任對她說，這件事情不在我管理權力內，教她去找另外一位官長。

另外一位官長又告訴他應該去尋一位秘書而得他的核准。

秘書正在會客，叫她等一等。好容易客人去了，秘書就拿出一大卷檔案來一查，不禁皺着眉頭告訴她說：「你這件事情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你看，這裏還沒有接到過你告訴病假的證明書：照例，你是不能離開的。」

於是那位小姐只有重行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去辦一份告假書。但是等到那份告假書經過這位官長的簽字證明而核准了送下來的時候，已經是五點鐘之後，早已打過退班鐘了。

妻子有兩種

妻子有兩種——

一種能值丈夫的仇敵變成丈夫的朋友。
另一種能使丈夫的朋友變成丈夫的仇敵。

文人的命運

我友有兩個兒子，是韓生的。

現在，一個勤於造句作文，一個勤於臨帖寫字。

我敢預言着那個臨帖寫字的孩子的「較好的命運」了。

無用的門檻

曾經看見很多的一門檻，暫時把一些人留在門內。

却終於看見那些人大踏步地紛紛跨出了門檻。

管理人還要想法把他們挽留住在靠近門檻的地方他們却頭不同的揚長而去了。

人事獨無異

甲地的朋友來信說：「我的工作很簡單，但人事問題之應付却是一大難題」。
乙地的朋友來信說：「我在這裏很感到痛苦，我國不是說生活問題，而是說人事問題」。

丙地的朋友來信說：「我必需把十分之六的精力浪費在人事問題之處理」。
「一人面」不同，「人心」亦不同，而「人事」則何其「無異」？

聰明的想法

我知道污穢的垃圾能够產生蚊蚋，產生一切疾病之媒介。
然而，我把自己室內的穢物拋棄在別人的屋後時，我相信，由這些穢物中產生出來的蚊蚋等小動物未必會認識「老家」而飛回來也！

商場亦弄文

中國文辭之變遷太廣：商場中不乏「弄文」之士，途經變化倖免，使醜惡現出
真面目，其醜惡更顯赫。正猶市中所見翻竹造泥之新壁爐以「鑲骨水泥」之委廢一顯示

其高貴之身份。此種社會風氣，我知其影響人心之鉅。殆亦有「遷移默化」之力也。

「過去，有以『老實話』掩飾其不老實之行爲者。今日，人乃能以『不老實話』否認其不老實之行爲。奇矣！」

指南的要點

任何一個有名的地方都有一本「指南」。

「我發現：任何一本『指南』都包含着一般共同的要點。那就是：『多帶點錢去。』」

夫與妻之間

△戀愛有如做梦，結婚却是醒醒。

△丈夫是太太的法定繼承人。

△一個人需要一個朋友的時侯，就證明了普遍的錯誤，而去娶了一位太太。

△結婚是二人經緯機愛而向公衆邀歡的通告。

從人行道看

外國有句名言，說：「可以從人行道上考察政治。」
——至少，我已經從人行道上的各個攤子之前看見我的命運了！

中秋夜狂想

中秋節之妙，在於賞月；

賞月之妙，在於不需買票亦不需付娛樂稅。

——有錢人不易做，幸而「雅人」仍不難做。

重慶的中秋好在船裏？

婦娘的意見是：「都郵街一帶賞『電燈』者特別擁擠。」

x

x

x

x

假使月高，以吃，可以買些，可以送禮。天上一定會有更多的月亮，就沒有月亮了。

女性的邏輯

紐羅克城中的一位貝太太一天還失了一個錢袋，裏面放著十七塊錢。過了一小時，有一位太太把這個錢袋送還了她，不過裏面却只匯了八塊錢；這是另外有一張便條上寫著一個註明：「因為我自己以前在錢袋裏遺失過九塊錢，所以現在我把這九塊錢拍領了。」

——對於這個故事，我給它一個標題——「女性的邏輯」。

檯外見猛虎

偶過市中，見一賣藥人之廣告，以「新到印度真正猛虎」為號召。

於是我走進去，我會見了廣告中的「猛虎」，而彷彿有了如下的談話：

「請問，你是老虎麼？」

「老虎是無。猛虎。」

老虎怒吼。

（我問）你是「猛」虎麼？

老虎低下了頭去，默然無語。

（我又問）你是「真正猛」虎麼？

老虎痛哭了起來。

！我相信，在檻外，能够理解這老虎的悲哀的人不多不多。

被遺忘的人

每年，一到十二月，就有人會得想念著那一個「歡樂的聖誕」。

聖誕老人曰：「其實，我却是被遺忘的人。」

電爐喊冤枉

電力公司呼籲用戶節約用電。其啓事中推測耗電過多之原因，指爲「大約用電過多」。

龍軍呼冤曰：「我無罪！純電音機器與誰也！」

草鞋替美者

有一天，有一位外國牧師在一個崇崇國際友人的聚會中起立演講，從替美草鞋的多種好處說起，說到了中國人的偉大。

當他講完了時，全座鼓掌稱善。

——似乎只有我慚愧地注意到那位替美草鞋的牧師先生的脚上却不幸而穿上一雙亮得發光的高貴的皮鞋。

孟母入我夢

昨夜夢中，忽見孟母（孟子的媽媽）。

我失望地告訴她：「如今我已不能爲我的兒子選擇鄰人，甚至於我無辦法得到任何的人鄰居（鄰居）。」

冒牌者的進步

「冒牌」之事。古已有之。於今爲烈。

這是可以回憶的一種「商情」：當一種商品的「牌子」做了出來，而被社會公認它爲一種優良的標記時，「冒牌者」就出現了。不過因爲是「冒牌」，「冒牌者」未嘗不偷偷摸摸，亦未嘗不自漸形穢；而且，至少還有三點「可取之處」：（一）取法乎上，所得乎中；（二）刻意摹擬，絕不草率；（三）品質固差，賣價必廉。而令之「冒牌者」則除了「冒牌」以外一切都不加考慮了。「冒」得最速，「冒」得最久，是可知，甚至於「冒」了那些不值得「冒」的原來也並不好的「牌子」。

可是，市場上有的「奇跡」：有些「冒牌者」竟然「害出於藍而勝於藍」地反而把「老牌子」打倒可：捷之，每況愈下，「冒牌的冒牌者」，也魚貫而來，往往亦能「附驥」以自存。

我所說到的倒不是商品之所落，而是商品之購買者的「無擇」與「不辨」。

忽覺讀書無益

忽然要讀了清留他的「聊齋誌異」，
「聊齋誌異」而求諸哥，「人情」失而求諸狐鬼。

一區陳皮梅

友人某，為「陳品」所迷，每逢年節，自製陳皮梅一千匣以售於市。

他的「成本會計」是這樣的：陳皮，梅子，加上人工，佔全部成本的百分之三；可是，那些陳皮梅所裝的紙和所裝的罐頭（如彩印的紙匣與玻璃瓶）却佔了全部成本的百分之八十八。

友人之言曰：「如果不是這樣地打劫，誰願買它回去？」

讀書無益

讀書無益，五真

「士為知己者死」。

而今日，猶亦歸知己者歿矣。

送孩子入學

送孩子入初級中學，親痛甚矣。

想我曾祖父當年送我祖父入京「闕試」，（從江蘇省的蘇州到直隸省的北戴）時之無幾苦心，豈勝於我！

墳區之遺跡

這裏原是舊時的「墳區」，荒塚疊疊，絕非人間之樂園。

間近來，被擠出於市中的人們視此為「園地」了。竹屋茅舍，園次優比，聲聲哭訴，「新住宅區」未嘗不盛極一時。

但人們是著於「懷舊」的。於是，我仍能在這裏看見與日俱增的繁榮的土壤。不過，不再是墳墓而是垃圾堆了。

松鶴樓寫實

市中有食肆，其名曰「松鶴樓」。

固有松，灶中之燃料也；而「鶴」，殆以「樂軒」者多而由盤中之「白鷄」爲代。

在萬物之外

由人說：總可以說「人爲萬物之靈」的；

而在某一些時候，如果由物來說，也許可能說「人爲萬物之靈」吧！

爲後代遺產

鑒於「古物」之如此被重視而且如此值錢，我想到，如果現在我能够把一些毫不值錢的東西埋藏在後園裏，而留給我十七代或十八代的孫子去發掘和發賣，他們就一定可以吃得不盡了。

跋「私語」

涉

收集在這本書裏的「私語」，大部分已先在重慶新報上發表過，而且全是我所讀過的。我讀人家的作品似乎很隨便，各種新書放在我手裏，有時是走馬看花似的翻了一翻，有時挑一兩篇讀一讀，能够讀我读到尾一字不遺地讀下去的書，似乎很不多，而「私語」便是這不多的書中之一本。

在這裏我不願意說這本書是怎樣的好，怎樣的有非常的意義。因為本書的作者和我，是朋友，又是共事的人。這樣關係使我不好意思說讚美的話，然而為讀者的興趣起見，就說一說「私語」產生的情形，也不是沒有意思的。那是去年，記不得是那一天的夜裏，我們倆寫的餘暇，圍在爐邊閑談。談到現在各報的作風。而復共同的感覺到社會批評之缺乏。談經濟的，有；談政治的，有；討論國際大事的文章，更是目不暇接；至於街頭上發現一個嬰孩，或是捲煙出現了黑市，那就使少有人願意談了。不知道是因為這些問題太瑣細呢，還是我們文人慣於寫策論，看不起這些幼小的問題？總之，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們認為那些「自從神聖的抗戰以來」

的大問題，不妨就讓專家們去「探討」；我們呢？索性選擇一些切身一點的，而且有關我們市民生活的「小事」來談談。這些題目的內容的確比不得策論式文字的嚴肅。但在我們社會生活的權利上，也是應該開口說話的。

應着這個需要，蘇國兄便在新民晚報第四版（社會新聞欄）連續發表他的「重慶私語」。

「私語」發表以後，立刻獲得讀報人的歡喜。如讀者所見，這都是一節一節短到無可再短的文字。往往剛把問題說出，馬上就下結論，在三言兩語之中。閃電式的表示了作者的觀感。這並不是讓你仔細讀的文章。却是讓你感覺的文章。當你非常匆忙的時候，它只要求你一分鐘的時間，使你感覺到某件平常為人忽略的事情，有着什麼意義。自然，在這些「私語」是不會引經據典，說什麼大道理的，但是它正如美國新近發明軍隊用乾濕一樣，把各種食物，壓縮成洋火匣子那麼大，一經烹調，便是一頓豐盛的晚餐。「私語」的好處，也便在這點。它給你一點刺激，使你發生一點感覺，然後讓你躺在床上慢慢地想，也許就可以從此中想出一些大道理。我必得聲明我們雖是朋友。雖是同事，但是包含在這本書裏面的見解，並不是

我全部所能同意的。作者薩鳳兄，是一個優秀的記者，又是業餘的文藝作家，本書可以代表他的個性與趣味的觀察所見到的社會觀人事觀。所以的確確是純粹的「私語」而非「官話」。既然是「私語」，在權威上當然比不得「公論」，而且也比不上「官話」那樣堂皇。可是令人歡喜之處也就在這裏。因為是取着私語的態度，他可以更自由更錢鏗地表現，而避免了公論的庸俗與官話的陳腐。在這些文字中，有時說的似乎十分笨拙，有時幽默，有時率直得可怕，但沒有一節是空話，也沒有一節是清新的觀感——縱然免不了有偏見，而這些偏見也正是教我們注意到一個問題的引路人。我時常覺得，處在這個社會中的人，最可怕的，不是意見紛歧，而是感覺遲鈍，毫無意見。上焉者人云亦云，次焉者麻木不仁，一樣作品，能够表示一點特別的意見，而且能够促使讀者對於某種問題發生感想，那就是值得貢獻給大家的東西了。

我原先說過，因為作者是自己的友人，不願意寫美本書。可是，在寫完這篇讀後感，我却又不覺喝采了幾聲（幸而並未太多）。高明的讀者可以見到，我這些話，是這本書的本身使我不得不說的，我難道因為避嫌的緣故而必須掩蔽我的客觀的見解麼？

下輯

紙應

(外十三卷)

四十歲

中國社會間有許多用「賀壽」的習俗的文字與說語。有的是「典雅」得使人摸不着頭腦，有的是「俚俗」得使人感覺滑稽；因之，當一個朋友把西方的一句成語「人生開始於四十歲」送給我，以紀念我的四十歲的開始時，我更感動於他的「善解善慶」了。

四十歲，以我們中國人的舊有的感情來說，不但不屬於人生的開始，而且實在已經近於人生的「垂暮」。像一個傳說的譬喻所說：「人生走的是一條橋，三十歲正在橋中央，四十歲則開始走下橋去了。」因此，中國人向四十歲以上的人「賀壽」時，總愛把自己的頌語傾注於「壽」之一；除此以外，似乎就只能在被賀壽者的子女身上去着想而把一個燦爛的前途屬望於年青的下一代。

西方人則不然；他們似乎聰明得多，如果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決不會自己把可以不需要的灰色去染上他們的四十歲的年齡。這倒並不因為他們比較我們中國人來得「達觀」，而的確因為他們更能了解人生。我常常讀到他們的一些縱談人生的

文章，總覺得他們很少在自然的年齡上刻劃悲壯的界線，即使談到了較老的年齡，也很「白」，「白」得過癮的。尤其是四十歲，就像我上面提出的那句名言那樣，

那裏有一點「開始走下橋去」的影子？

我愛好那一個朋友的禮物，我愛好四十歲，我愛好我的人生的開始。

於是，我能想到：光明幸福的人生不是一條橋，而是一條永遠向上的走不完的路。當我走在那條人生的路上時，以綿延無盡的時間來比之於我的年齡，則我的開始也就是我的童年，也是永遠的了。自然，我明白：人的壽命是有限的，可是我要明白：我的童年決不衰老。

這樣，我可以欣然仰望我的光明之路了：五十，六十，七十……這許多紀錄年齡的數字陳列在我前面，有如一些新奇有趣孩子的玩具。

在路上

曾經覺得自己的渺小：我是這一個城市裏的螻蛄。

總覺得急匆匆不適宜於散步的道路使我永遠記得生命的短促。當我無路可走時

間像趕赴一個不能相差三分鐘的約會或競爭一個百米賽跑的紀錄時，我也不被容許於一個安閑的停止。速度對於別的人和別的東西是不是一種享受我不明白，但我至少也還覺得它所給我的壓迫的力量。我不單把我所走着的路讓給過汽車馬車和人力車，而且我還把它讓給過「羣豬和」具陌生人的棺材。

奈何我又是一個「不安於室」的多鬧之人！我的眼睛常常貪婪得無可滿足，而作為我的居室的一個小機則如是小，如是簡單，如是幽黯，像一隻蒙塵的視窗，碗台中的水永遠沒有青藍的顏色或流盪的姿態，我的眼睛遂永遠缺乏營養。於是，市中的景物就較多地可親近了；因為我總不喜歡一舉首就看見一塊太微顯的牆壁，我於眼前的變幻的新奇不能不備受。

「我是道路上的悠閒的行者。我所需要的是無目的的搜索或非預定的鑑賞。有時獵取一個不相識的嬰孩偶然一笑，有時獵取一支一支油條被放入油鍋中去的造強之奇效，有時獵取一張廣告畫中的一個醜怪或「美人」的姿容，有時獵取兩個婦人的隔街的口角的修辭之詭秘……只要能够容許我安閑地停止下來，我是能够从靜靜的思維中獲得滿足的；然而，我不能夠，因為這些道路是不屬於我的：別人忙，別

人，雖人的享受的方法不同於我的享受的方法。

誠然，我愛動；忙著撲動的別人未嘗不是我的獵物。殘酷的，却是我趕過自獵的一種不可理解的要求，如要求犬吠而不希望犬吠向我，亦如要求花開而不希望花開成一件女人的旗袍上的圖案。這種要求也許是莫名的，我只能說，勿擾亂我的思維，勿逼迫我的思維，乃是我最大的希望。

而這種希望是近於絕望的。因為，我是這一個城市裏的螞蟥。

紙鷹

裁一張正方形的紙，經過四回摺疊，可以造成一隻「紙鷹」；隨空一放，它也會乘著滑溜的風勢飛向它所能飛到的地方去。

至少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了：是媽媽教了我的一種玩意。以後，有一個時期我會把我的童心藏在那些紙鷹的翼上。在學校裏，有許多小同學甚至都受了我的誘惑而大家有了成羣的紙鷹。

記得我們不單每天都安排了一個比賽紙鷹的時間，而且我還常為我的紙鷹們消

結了甚多的思維。我研究過那一種紙是最好的材料，那一種摺法能够飛得較遠，大翼小翼有什麼不同，機身昂起得高一些好還是低一些好……直到我自己有了結論，我遂使我的紙飛機在每一次比賽中幾乎經常的獲取了勝利了！有一次是十五個人各人放出兩架，我的一頭竟然一直飛出了我們的視線以外去，當時，我立即跑去找尋它，它已經墮在池子裏了，而我竟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我的眼淚。

而且，就像現在同航空員愛為他們的小飛機起個暱號那樣，我也為我的紙應用非常天真的感覺題起有趣的名字：有一頭名為「齊天大聖」，因為那時我剛讀着西遊記而十分仰慕孫悟空；有一頭名為「大姑母」，因為它飛得很慢很慢使我聯想到了我的姑母的走路姿勢。

但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些好東西忽然被我拋棄了。說我拋棄了是不恰當的：我想，應該說是由於我的童心之消滅了罷？

而我的生活實在可以從這一些紙廢的得失分開兩個區域。不是我拋棄了紙廢，是童心拋棄了我；不是我在紙廢以外得到了什麼更好的東西，是我不幸地讓這些紙廢成了我的最好的東西（包括我的天翼）躲藏到不可知的境界中去了。

很分明的：當我失去了紙鷹，我就失去了我的童年，失去了我的天真靈的歡樂。以後，我雖然有了朋友，有了妻子，甚至有了錢，有了所謂「名譽」，我終於已經無法抵償我的紙鷹的損失了。

前天，有一羣小孩子在我寓樓前面的空地上玩着。一時「如有神助」，天真重來敲了我的智慧之門，我頓悟地拿起一張紙來（這時候我不曾想到用一支筆），又摺成了一隻紙鷹，又隨風放了出去。於是，我看見那些孩子們一齊鼓起掌來，一齊笑起來：我看見那一頭紙鷹冉冉地飛向樓下的山坡間；我看見我的童年與我的童心盈盈地復活在紙鷹的翼上。

然而，風太大，在飛得不遠的「航程」內，這一頭紙鷹就受不住風的襲擊而翻了一個筋斗而墮向一個池子裏去——這時候，不幸的是：我竟想起了二十五年以前的舊事：而現在，我為什麼不會再跑去找尋它？我為什麼不會再流下眼淚來了？

鴨鳴聲

是晚，奇寒：我想把空閒的身心交給一盆熱水。這是我所能獲得的。

受之中的最安逸的一種，因為「溫暖」這一個形容詞在今日的我的生活中已經不多有使用的機會。

這裏的浴室雖然不能與若干「舊游之地」相比，但浴室的水氣與滿盆的熱水却並非「因陋就簡」。當我自己有一塊潔淨的浴巾和一塊軟滑的浴皂時，我就毫無遺憾。何況，能够把累贅的衣服解除得「一絲不掛」也無庸在別人面前講究什麼實際會面的所謂「禮貌」的地方原已「只此而矣」。

一些下來，我照例總要打量一下全屋子的人物，不一定爲了要發見什麼，但有時却很自然會有很珍奇的發見。譬如，我發見一個人脫下皮鞋來時忽覺襪子有洞而不覺窘意，或發見一個人穿著一崩壞的羊毛衫而頗有驕態，或……我總能引起一點感想甚至生出一點靈悟來。

說也奇怪：我總覺得多數的浴客的形態是疲倦多於倦悶的。當他們躺在浴椅上時候，我常常從他們的容色之間彷彿看見他們的生活不愉快；即使是一對同來的朋友，他們談話似乎也很少笑料。因此，儘管浴室里都已坐滿了人，而最流暢的聲聲非囁語的談話，水聲是大的，然而更寂寞。

是晚，不知爲什麼，浴客們似乎帶了更少的談話來。我一直在欣賞一個侍役對於手中的一支竹水煙筒的熟練得頗有節奏的使用，屋子裏靜極了，甚至讓我可以聽到這一支水煙筒中的水的「奔騰」之聲。其他的人在做些什麼或想些什麼都已在我的關心之外了。我的耳管中闖入了一陣怪奇的聲音……哇！哇！哇！哇！宛然是一隻鴨子在鳴叫。

（說時遲，那時快）我立即注意到滿屋子的人們原來綢緊的臉上一齊露出了自然的笑意（像滿園的花一齊盛開）：幾乎是同時，我已經發現這鴨子的鳴聲的來歷，是一個老年的浴客帶來的一個小孩子正在吹動他手中的紙製的小玩具。

當這孩子繼續播送着這一種鴨子的鳴聲時，滿屋子的人們的眼睛和心全給它吸引了去。於是滿屋子有了笑話，連空氣也彷彿流動得快了，我注意到每一個人所受到的何等愉快的搖盪。

——這實在並不是一種美麗的聲響，不屬於音樂也毫無歌謠的情調。然而，我笑了，大家笑了，因爲，每一個人都理解而且欣賞：一個天真的孩子的無憂亦無慮。

讀地圖

曾經花了很多的一番功夫弄了一本世界地圖，像小孩子過家家時玩一樣。我對於這本地圖上的不同顏色和形體也覺得興趣地玩弄。

第一個發現是：「天下一家」這是說得誇大了。圖中的南極和北極周圍猶不足半尺；用一隻手指着我與全中國接觸了起來。

在另一幅圖裏，看馬雅雅的最奇異的。的高麗紙做一支煙，紙的周圍，
Pine State Building「紙」到不如我所擲去的煙蒂。

——所謂「廣大」，所謂「崇高」，在地圖的作者的眼中和手下豈不是不值一笑的形容？

我不得不安全用了另一種智慧來讀它，當我偶然想起現實世界是如此渺小時。我看見真半球的圖中亞非三大洲像一個紅衣（歐洲）終襟（非洲）的大頭孩子，他正俯首（亞洲）張口（上唇是泰國，下唇是印度）伸舌（馬來半島）地處一塊蜂諸海（深藍色的澳洲）而垂涎（印度洋中諸島）欲滴。我又看見西半球的

圖中的南北美洲像一頭紅色的彩鳳（北美洲）振翼飛離海上之神山（南美洲）；紐西蘭亦在此圖中，好像一正向下滑的大魚。

如果從南北極看出來，水陸兩半球的形狀是更爲正確了：水半球中間的南極像一頭蜘蛛，經緯線做成了它的網；陸半球像一隻畫着多彩的花果的美國旗，常用的食盤，看在那裏很想吃一頓。

但是，讀到後來，圖分得越詳細，形狀就越得奇怪。當然，大多數國家是畫得無可名狀的，而如松樹之如一帶翅的孔子，的半身像，如托脫維亞與立陶宛之合成一心形，尤其是意大利之如一穿着高跟鞋的長腿，簡直不能不說是近乎寫實的了。

我所最歡喜的一幅是中美洲西印度羣島之圖，像大洋中的鯊魚，傾巢而出，饕餮萬方。

——自然，也會想起故鄉的。但是，當我尋到它時，它偏偏只是毫無情誼的冰冷的一個小黑點。

書香

逝去的三十幾年，我是生長在夢寐的房子裏的。我的童年時代總已隱微和渺茫，但我祖我父的愛書的結習所曾經給我的感動，却仍強有力地維繫着我的鮮明的懷憶。

我完全可以寫幾篇長文來描畫我家舊有的「書房」，乃至營巢於其中以書爲食的銀色「魚」。你無須嘲笑我的誇耀，我實在不能不自己驕矜——但我所驕矜的自然不是我家的「多書」而是我祖父的一種永遠照耀我的讀書人的精神。祖父曾撰寫過一副對聯掛在書房裏，文曰：

「勉以新知承舊澤；

莫將銅臭掩書香。」

聯未必佳，或有人要說它不過是舊文人的「家訓」之類的腔調。然而，在我，倒是很「偏愛」着這一副聯語的意義的。我會把它改譯成白話，第一句是：「勉勉力用新的認識去繼承舊的光彩」；第二句是：「不要讓唯利是圖的觀念奪去了純粹的文學的愛好」。自然，這樣「譯」法也許是有意的「變態」過了；不過我祖父既是民國以前的讀書人，自然不可能要他寫得不像那古派的對聯而像我的新穎的「譯

文」。

無論如何，祖父的意思是沒有錯誤的。試看現在：新舊文人之互相非難與互相排斥；文學在市場上的價值之低落；一般的讀書人的精神生活之苦悶；乃至很普遍的「投筆從商」的風氣；豈不全是我祖父那副聯語所誠所砒？

而同時，在我身邊的私塾中，不免更加關切；「銅臭」苦我生活，「書香」已成奢侈品，「新知」來源大缺，「舊澤」漸亦隨年代而黯淡。迴念祖父此聯，今復不知淪落何處——走筆至此，我就再也寫不下去了。

尋夢

生活之罕有變化，殆以此時為頂點。每天：我看見那些蒼壁，幾個幾個人；每天，坐那個屋子，走那幾條街道；每天，做那一點事，聽那一類的說話……彷彿已算可以確定的預算似的，一點沒有意外的收支。

於是，我想建：有一個夜裏，我曾經做一個好夢所遙語。新鮮，詭奇，沒有二點意思是我所想像得到的。可憐地，仍被一種強迫的聲音所掩埋，醒來時又不能不

斷斷了我所熱愛的「夢」。

——尋夢的興趣就是這樣產生的。

一睡到床上，我所祈禱的不是一個不識不知的安眠，我總想走進夢的世界去，玩另一個地方，會見另一些人或鬼，做另一些事。可是，常常失望的是，一個昏沈的睡眠祇會給我一個空白的長夜。夢，可以在你不尋求它時自己開放，而着意尋求它時它又偏會使你「不得其門而入」。

——已經有好幾個夜蹣跚過去了。

韓人說，用雙手緊壓在腹部，或者睡得更暖一點，就可以把夢尋來。我也虔誠地試過——像昨夜我所做的，真的不妨說是虔誠之極了。然而，結果祇是做到了徹夜無眠，比沒有夢的沉睡更加掃興。

今天，把這些心事告訴了朋友。朋友笑着說：「你是在自尋煩惱！」

「不是煩惱」，我嚴肅地回答，而一種顫悸却更快地從煩惱這兩個字的反面跳了出來，「我現在明白：每一個快樂都是不能尋求的——一個苦痛於多夢的人以無夢為快樂，而無夢豈不可能：一個尋夢的人（如我）以得夢為快樂，而夢乃難之若

——從此以後，我不想睡覺了：然而今夜，我常可得，夢！

蝸居頭飾

從高處俯瞰，可以看見不規則地散植于市街背後的許多小房子。也像燕南脫款斯爾在他的卡通畫中所幻想的樂土中的構築，我愛好它們的「隨遇而安」的情境，而並不嫌惡它們的寒酸與粗糲。

我自己便寄身於此種小屋中。

一間風雨飄搖的小屋——地板上有一個大洞，可以窺見樓下人家的孩子的啼笑；牆壁上有太多的裂罅，斑斕駁落地像是患了「皮膚病」；其他的一切亦都是不調和，不平衡和不完整的——我最初走進去時不禁搖頭。然而我明白，我總得在這裏住下來。

住下來，我乃不憚煩於一切可能的修飾。正如一位小姑娘刻意經營着她的面龐兒一樣，我有了「北窗新爲神奇」的企圖。

在黑板上的大洞恰巧放上一塊牌子，蓋底嵌在洞裏，它坐得更安穩。

牆上，掛上三幅大地圖，把那些醜惡的大裂縫遮去了二大半，而其它的小小窟窿也都貼上了美麗的「膏藥」——那是說一些照片，一些從美國雜誌上剪下來的廣告畫。

桌上，已經有了花瓶，當然不是「古銅」也不是「名磁」。我是把一個原來裝墨水的小瓦鉢改造的，外面糊上一點桃色花的紙，形狀和色彩倒也和銅瓶面別緻，插入一簇玫瑰，一點也沒有待斃了。

今天，有人從成都回來，送了我兩隻小小的「竹籃」（那原是孩子的玩具，決不能做置菜籃之用的）。我就把它們掛在寬鬆線的「支線」上了，一隻扁長的，裏面可以放兩支香煙，一隻圓的，則相稱地放入十幾根火柴。它們剛好懸在我的寫字檯的頂上，很可以增加我的文思。

而陳設品是每天在增加的：

我把一隻空的墨水瓶做成了「一隻式樣很好的燭台」，我又把一塊女人的手帕做成了鏡前一幅無相的別緻的毯子。

而且，我設想：我的太太是一個名聲顯赫的政客，我的女兒是一個嬌縱的「洋囡囡」，我的兒子是一頭名貴的獅子貓。

——於是，我享受了這一間小屋中的陳設。

我的娛樂

自從我呱呱墮地以來，娛樂的這需求就像飲食一樣成為我的生活中的主要部分。我的第一種玩具是媽媽的頭髮上的髮環和白木上的鈕扣。以後由走馬燈，皮絨，洋囡囡，雛型的房屋器具和草船，一直到讀小說，看戲劇電影，遊山玩水，跳舞和玩橋牌……我一直沒有離開過我的娛樂，我從娛樂得到了更廣泛的生活的趣味，也從娛樂分解了漸漸漸重的生活現實的痛苦。

即使在戰時，即使是最嚴肅的工作中，我也不會把娛樂的需要看輕。這個不是爲了什麼「愛國不忘娛樂」或「娛樂不忘救國」之類的「名言」的服膺；我自己的老實話是「一個人的生活中間如果沒有適當的娛樂，就得不到生活的興趣與愉悅，也就會使缺乏營養的精神自然地趨於消極和疲倦」！因爲生活的趣味正是生活的目

的，一個人如果失去了生活的趣味就什麼事也做不好甚至什麼事也不能做。」

因此，在我自己的生活設計之中，我矢誓著我自己願意而且能够去做十分認真

的工作。然而，同時我也必需這樣要求，「同時，我必需能够得到十分認真的娛樂

。娛樂的要求不是單獨存在的，它正是幫助工作能使工作做得更好的燃料。如果說我自己的習慣：暢快地玩過的周不總是勤懇地工作的下一星期的預言；反之，如果閑坐了一天，我將担保自己在下一天什麼也懶做甚至怕做起來了。

問題是：如今娛樂亦「洵不易得」矣。

「人對證起舊事來，『今昔之感油然而生』。小時候的什麼玩具不必說了，如今我是一個『老之將至』的人，即使還保留住一點『童心』，也總覺得孩子遊戲只是我的夢中殊遇。讀書吧？可讀之書不多，就是這不多的可讀之書也漸漸覺得『買不起』：薄薄的一本四五萬字左右的作品定價就是三十五元或四十元，即使前天去租了一本前人筆記，也就化了十塊大洋而且還得交出二百元的『押金』。看電影吧？十年前五年前的舊片子還在套出來『獻映』，而買一張票子更要大費氣力。看戲劇吧

？平劇或用戲都不是我所喜得的，話劇則太多也不過一月兩次，而且每每看了話劇以後回家必得耗盡我的體力於午夜長途的奔走。遼山玩水罷！去一次北滿長和就需要兩三天的空閒和兩千元左右的用費，更不必說成都之峨眉，巫山之三峽了。

至於跳舞和橋牌之類的玩意兒，久已被認為不正經而還在禁令之下，自然更加『不在話下』了。

那麼，此時此地的我的『娛樂問題』，究竟是如何解決的呢？

我不會簡單得以『進城去逛馬路』為娛樂，我不會無聊得以『打聽龜牌』為娛樂，我也不會淺陋得以『看人相罵，看狗打架』為娛樂……

幸而，我終於不是一個被娛樂場所遺棄的人……

直截了當地說：我今日娛樂場所是『一個朋友的家』。

這是一個家並沒有崇樓傑閣高堂大廳，却有一間小得非常舒適與溫暖的客室；這個客室並沒有什麼名貴的陳設和富麗的點綴，却有足夠每一個來客（似乎每天總是不多不少的這幾個人）安穩地坐下了下來而不起立的和諧的空氣；更難得的是一位喜歡朋友也談朋友所歡喜的主人恰巧有一位同樣喜歡朋友也談朋友所喜歡的太太。

（我記得許多朋友的太太都不歡迎人去打擾着她自己的「私有的生活」），使每一個人（客和主）一到這裏就會忘記了疲倦而得到了歡愉的撫慰。 6

在這裏，任何一個人的憂鬱的表情會被人的笑聲所殲滅，我們的經常的節目是談話，笑，談話，笑……但我們從不覺得我們是「無聊」，或我們是在「殺戮時間」：事實上我們正可以從每一個朋友的小大不拘的談話的題材中接觸各式各樣的社會相，發現各式各樣的趣味，和獲得各式各樣的奇妙的推論——這些談話不僅成為我們的娛樂，事實上且已成為我們的「美術修整」上所需要研究的複雜的題材之提供。

每個人的趣味（包括食慾）是「共享」的，主人當有足夠的花生和紅茶，要吃夜飯不妨早點出席，有時女主人更會在適當的時候端出一碟大蛋糕，或一杯熱咖啡，要走時不用「道謝」與「拜辭」：主人也決不客氣得一邊留你一邊送你又口口聲聲說「待慢待慢」。

女主人年青，美麗，熱情，而又富有各方面的趣味。最難得的是她從不因爲客氣或「裝得怕羞」而不發表她所應該發表的意見。每一句語言是不用修辭而且沒有

禁忌的，客人高興時不嫌深遠地「侮辱」一下這位太太或太太的先生，但客人也斷然不會疏忽過必將殷禮而來的合理的「殷禮」。

男主人能設却又知兵，他的議論不啻是他的太太的「娛樂」，而且被公認為朋友們的共同的享受。他也許並沒有刻意地招待過他的客人，他也許並沒有留心過誰是他所款接的客人，難得的是他從來沒有用過敷衍應酬的態度，有時他要出去就「不告而去」，有時他談得高興竟談得太久獨過半夜；他不曾吝惜他的一切，但他更不會誇張他的一切——這裏是幾乎可以被稱為一個「自然的世界」，一切不自然的東西永遠被這裏的主人和客人作為厭惡的對象。

我的主要的娛樂是從這裏來的，甚至於我覺得這樣的娛樂比諸其他一切更為完美。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友誼不是娛樂」吧？然而，我將告訴他說：「一切的娛樂本來發生於友情，愛書是由於對書的友情，愛戲劇是對於戲劇的友情，愛朋友自然是由於對人的友情；」

——如果你不能從你的朋友得到什麼娛樂呢？讓我告訴你：這是你自己的過失，因為你那朋友實在並不是你的朋友而已！

顏色

可以想像那些最古老的時代，這荒寒的世界上的生活的單調，人類應該首先感謝一些無名的鮮花（有如感謝火）——我深信，一定那些鮮花首先給予了他們以一種特殊的精神上的營養。

人類的好顏色，即鮮花的誘惑和啓示的效果。那時不可能有善於觀色的畫家，更不可能有愛用色彩的詩人。但在廣大的宇宙間，鮮花的自然的色彩却最先在人類的眼睛裏造成了美的感覺與愛的情緒。由此，顏色逐漸着人類的智慧而進展；一直到今天，顏色的被應用已經無微不至了。

依照我的推測：女性的化妝的第一級教師便是鮮花。因為，第一個阻礙顏色的塗到肉體上去的女姓就不會不是花所給予的教訓。當她覺得李花白得可愛，她就想在自己身上得到這份白色，方法是敷粉。當她覺得桃花紅得可愛，她就又想在自己身上得到這份紅色，方法是施脂。在那個時候，顏色的應用在化妝上自然不太複雜，然而可以說一開始就達到了共同的愛好，而這顏色好也不妨說是承襲於花的。

以後，顏色之成爲女性的最大的恩物乃是無需證明的史實。但女性的聰明有時乃「過猶不及」地現出了另一面的愚蒙。這就是說：到後來，當顏色的被運用漸成爲一種流行而不再需要與否的考慮時，顏色在女性的化妝上其實是大大地失敗得應該爲花所竊笑的了。

說起來，自然的顏色總是最好的賞賜。而化妝的神妙則其實在於「巧奪天工」（至少也最近於自然）。如果毫無考慮地只在流行的模範上讓不適當的化妝吞噬了自己，則無論那一種顏色都是用以描畫自己的醜惡的了。

——每於市中見過濃之脂粉，輒想舊小說中所寫「脣不點而紅，膚不塗而翠」之語。好色如我，能無所感！

西瓜讚

西瓜，在夏日之重慶市內，正如香艷與火柴的到處可得。除了其價不再是記憶中的舊數字時，風味殊不輸與江南。四川是一個偉大的地方，我們正不必從有關國計民生的許多重要產物來說：單看前面圓圓的西瓜，拂動就可以明白「沃土」這稱

饅頭的意義

喜歡冷食，我，落淚附屬於冰鎮一切可吃的東西。可是，來了重慶，冰琪琳似乎已經大大地變得很可厭惡起來。我明白，冰琪琳還是冰琪琳，不過，由於它的菲薄和高貴，他跟我距離越遠而情感越淡。如今，我乃移愛於冰西瓜，我常常想到造物者的恩惠和自然界的神奇。

整個的一個西瓜像是一個美的倉庫。一打開，那複雜的色影（皮的色，肉的色，瓜子的色）先教你眼睛吃了一頓飽，而它的滋味，你能用什麼最好的形容詞呢？（自然的調味者給了它不濃不淡的甜，不酸不淡的香，而這種甜香決不是第二種食品所具有的。）想一想就够教你垂涎了。

最神奇的是它形式和它的分量的配搭：你看，當一個瓜剖為二時，不單是復合式的兩半瓜瓣麼？然而愛爾，裏面卻包藏着，裏面塞滿了瓜肉與瓜汁。在你吃的時候，一點也不膩多事，除了「一刀切」之外（其實簡直可以不切刀叉）外，一切都不需要：不用叉飯，不用調羹，不用飯匙，其滋味和配搭都極費勁去猜，甚至於不用執刀盤盤（我決說這顯似刀瓜皮），而它的分量呢？不似別種食物那樣小，而顯

乎跟吃它的人開玩笑，也不像柑橘或蘋果那樣教人只覺得它們太吝嗇；西瓜，它是多麼豐富，多麼慷慨啊！我相信它該是大量的水果了。隨你怎樣嗜吃，半個至多一個就一定可以給你滿足。

紅燈之風情

登報來時，紅燈在我眼裏頗有裝飾的趣味。我愛好它所有的一種古典的浪漫的情調，一點沒有恐怖的感覺。

似曾相識於若干年前，它曾經被安排在我的婚禮之中。也是雨聲，裏面點了蠟燭，朦朧地照了我的洞房。如今所看見的燈使不就是這原物，但在我的善於懷舊而且喜歡幻想的思念裏，它至少也沒有失去往昔的風姿。

頗想有一個設計，見之於將來的一天！——滿城的電杆木上全都掛滿了這樣的紅燈，在一個狂歡之夜，我們一齊點亮了它們，讓它們把整個城市照耀得如同白晝，而我們便在下而唱歌，跳舞，慶祝偉大的勝利。

然後，每一個市民將以小孩子時代愛好花燈的心情各自把杆上的紅燈帶回家去。

，他們就將永遠屬於快樂的家，則可笑，無須遺憾，照現我們所瞭解的荒涼悲慘隨之而來的永遠不再是討厭的管齋；我相信，我們正好在這這下圖動留屋機，坐下來聽一曲「甜蜜的管齋」。

牙膏

一個從德國回來的朋友告訴過我：在戰前，德國社會總會經常地運動口齒「運動」的運動，一切原來被認為「可以隨時演奏」的東西在這個運動之下都被鎖進櫃子住了下來。例如，一張舊報紙，或一個鏽了的小鐵釘，或不用完了牙膏的牙膏管子，都有時定個集中的地方，也都有特定的重要的用途。

說起牙膏管子，另外一個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就說：現在美國的若干城市內，要買一支新的牙膏時必需把用完了的那個舊的管子丟掉。

當人們聽到這兩個故事的時候，大概不免會引起一點當風之心。但是，以像「牙膏」這樣我自己一樣，只要反躬自問一下，總能發覺這兩個故事之並未發生教育與效果，說句老實話，我就是至今仍用完了的牙膏管子隨手丟棄的人。

用我自己的原因來說，第一個心理是「牙膏既已用完，這管子就等無用處」；接着，即使立刻想到了上面那兩個朋友所講的故事，也就會自己回答說「沒有人收集它們，我不能」它送到一個歡迎它的地方去。而同時，我去買新的牙膏是無需用舊的管子去掉換的……於是，我的丟棄它的理由是完全站定的了，於是，隨手地把它一丟，自然一點不發生困難。

——困難的是，我終於不免想到了一串問題：

我明白，對於每一種東西的所以丟棄了而不覺得可惜的原因總逃不出兩個：一個是「沒用」，另一個是「多得很」。說到牙膏管子：「沒用」麼？它對於我自己誠然已經「沒用」了，可是，它對於國家甚至對於世界豈不還是一種很重要的不可少的原料？而如果說是「多得很」呢？我縱然不知道這種原料在我國的產量之是否豐富及用途之是否廣大，我至少也還知道在重工業如此貧乏的我國，任何一種金屬原料之不會多與不能多。於是，問題就轉入於另一面去了：我立即想到這一些管子的所以被丟棄的緣故，乃在於不知道應該交給誰和誰會予以利用。……不妨設想一下：假使我鄭重其事地把一支牙膏管子去送給一個想來不無關係的

機關或工廠，其結果將會怎樣呢？——與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罷：這已成「廢物」的牙膏管子之終於仍被別人所丟棄恐怕是十九可以預言的事：而且，說不定，我的「鄭重其事」還難免被認為一種「多事」罷？

統

卷九

重慶私語

版權所有
必究

著者 姚蘇鳳
出版者 熊貓出版社

（重慶森林路牌坊里十號）

總經理 現代圖書公司

（重慶森林路三十五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

雞以啓主編 · 熊貓叢書第二種

82

~~44-100-100~~

424107